

指間歲月

建築家記

胡賽標

當我把「兒童文學院」的牌匾掛在新居上時，歷時一年重建祖居、紀念父母的夙願，終於畫上一個句號。

老家在著名僑村中川村，祖居奮躍堂是座方形土樓，坐落在胡氏家廟池塘邊上。厚重的木門，粗樸的門當，凸起的戶對雕刻甲骨文「詩」「禮」二字，是清初建築風格。門聯亦古樸：「奮衣由右上，躍魚於淵中」。門楣左右雕刻「鹿銜仙草」一對，刀法細膩，神情畢肖：梅花鹿修長健美，花斑歷歷，左鹿抬起前左腿，踩下前右腿，後左腿條地離地，唧草行進，栩栩若出。右鹿相向而行，神情淡靜，動作呼應，姿態優雅。

此樓至今約有四百年。中廳大柱石礎，斗拱穿樓，木屏風前擺長條供桌，上方懸掛匾額「溫恭令望」，是晉江舉人、永定教諭吳佐鼎於清順治癸巳年（1653）贈送鄉賓行素公的。中廳左右兩邊倚柱排放長凳，小夥伴常坐凳上，聽長輩講古事說人情。

隨着城鎮化的進程，奮躍堂十六戶人家相繼遷出。人去樓空，瓦漏牆崩，雜樹蓬生。我在樓中生活了三十年，水井邊，豬欄坑、觀音棚、房間裏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跡，飄蕩着我的歡笑與哭聲。前幾年，奮躍堂成為危房，除保留樓門外，被村裏統一拆除。我心裏宛如被剝走了什麼，悵然若失。

有幾件事讓我夜不能寐。陪同文友到中川古村落，文友問：「你的樓是哪一座？」我一陣

臉紅躁熱：「崩塌拆除了，不好意思請你去看了。」有一次，我帶朋友參觀胡氏家廟，碰到招英叔母。她瞅我一眼，滿臉憂戚：「賽，奮躍堂都崩掉了。」我看着她，心如刀割。

又有一次，我正從樓門前經過，遇到群哥。他凝視着我，說：「賽，我們的奮躍堂崩塌了，怎麼辦？」我內心一揪，無以言對。怎麼辦？似乎樓門上的甲骨文也在問我。深深的古井，寂寞地瞄着我：怎麼辦？不是說要守護古村落，守護家園嗎？你怎麼連自己的土樓都沒守住呢？……好在事情有了轉機，樓中堂弟發起重建門廳、大廳，六戶人家跟進重建祖居。

我的祖居在奮躍堂的東北角，是我家廚房與父親胡循傑、母親陳秀英的住間，約20平米。還有兩間平房在水井邊，是我緬甸的大伯購買的，包括前後走廊總計25平方米，卻無法調合一處。古代人講究風水，房間分配零散，而且是「梅花間」。我與鄰居對調樓上梅花間，又購買隔壁親房的一個大角間，合起來也不過40有餘。動工前，與東面鄰居各讓出30厘米做公共過道，就開始淋地樑、築地基了。砌外牆、鋪水管、設樓梯、開窗戶、淋樓梯、隔衛生間、開大小門，一波三折，歷盡困厄，潛然出涕。等到內外裝修，搭蓋屋頂，一顆懸心才放了下來。



●我把「兒童文學院」的牌匾掛在新居上。 作者供圖

我知道，時光漫幻，泥土裏長出了莫名的雜樹，水井望不見清澈的泉水，故鄉早已停滯於童年，供人懷想罷了。一個人，年輕時往前走，年老時轉身往回走，或者駐足半途，躑躅不走……

設計樓梯牆窗戶時，我特地囑咐海峰、華威師傅：不要太高也不能太低，讓冬天南邊的一簇陽光恰好穿透窗櫺邊沿，緩緩地，從灶台移動到茶廳、樓梯口，如溫馨的長者繞了一條弧線。他們用巧手構築我彩虹般的想像。

家門口是大樓的後廳，也是我家的飯廳。記得小時候，凜冽的冬晨，黑瓦閃着白霜，一縷

陽光從中廳瓦脊穿過，直射到飯桌，而我呵氣成霧，坐在長凳疊加的「樹墩頭」上，二姐握着我的小手教我寫字；有時家人把灶房門一關，如棉裹身，以木鍋蓋土灶台當桌，站着吃飯，簡單的飯菜，竟吃出幸福的味道。

最奇妙的是小天井，夏雨秋台，雷聲滾過，瓦水奔湧，跳落泥坑。眼見坑水漸漸升高，就要溢出坑沿，漫上中廳……忽然，暴雨卻停了，水位慢慢降落，難得一見的小烏龜從彎曲的水溝裏爬出來。望着雨水發愣的鄰居，輕嘆一聲：「雨，落得好大，烏龜也沒被沖走。」大家笑。

父親捧一碗湯給道伯母吃，她問：「什麼東西？」父親說：「你試吃。」她喝了，抿抿嘴：「鮮甜，什麼？」父親笑了：「溪魚湯，你不是說從不吃嗎？」鄰居們又笑。

悶熱的暑假，我喜歡躺在過道的石板地上吹風。哥哥從山裏扛回一截布驚樹椿，擺放泥坑內，日日澆水，樹身長出點點白斑。忽一日，長出幾撮黑木耳，小精靈似的，探頭探腦。沒料到，摘了又長，摘了又長，像施了魔法，一天天都會冒出小小的木耳，怎麼也摘不完。木耳不多，但平淡的日子彷彿變成與之有約的童話……

門口的桂花樹還矮小翠綠。花池裏的三角梅卻葳蕤生長，伸到陽台窗口，開出朵朵小紅花，宛如守護沒有消失的家園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

## 那些人

黃鶴權

### 牧人老去

湖藍得讓人心慌  
可他守着，直到駝鈴啞了  
厩房早破了，兒女在城裏  
已長成霓虹裏的陌生人  
只有賽里木湖，始終在  
像天神遺落的鏡子  
他二十歲飲馬，波光碎裂  
四十歲蹣跚，撈水中的月亮  
去年，還對着冰封的湖面  
喃喃自語。牧歌被風捲走了  
可他新添的咳嗽、風濕  
還得忍一忍。於是湖水把他  
重新浸泡了一遍  
如今他躺進草坡  
在葬禮上，湖水翻湧着  
像一匹嗚咽的老馬

### 護鳥人的筆記

秋風掠過湖灘。每根雁羽都可以  
記取遠徙的刻度  
那個巡湖的人把斷羽  
收進鐵皮盒。他的摩托車很快就  
載滿了。他就這樣  
收藏了整個天空的軌跡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### 採柚人

她彎腰時，整條溪流都跟着低垂  
竹簍壓彎脊背，像一株熟透的柚樹  
指甲縫裏嵌着泥土與晨露  
柚皮裂開的剎那，清香漫過山澗  
她曾用果核在溪石上刻字  
十年過去，字跡被青苔翻譯成波紋  
有時她對着空山喊話  
山谷用柚花作答，簌簌地  
落滿她褪色的藍布衫  
當暮色浸透竹簍編的籬笆  
她就將月亮裝進去，連同整條花山溪的倒影  
搖搖晃晃走回老屋  
門檻外，未摘的柚子正在枝頭練習發光

## 時代詩行

## 「白不老」蒸飯

王文莉



在我們老家，人們習慣把刀豆角稱為「白不老」。這名兒乍聽有些古怪，但凡吃過的人，皆覺得貼切——長得胖嘟嘟，白嫩嫩，口感別有風味。

母親的拿手菜便是「白不老」蒸飯。她選豆角極有講究，必須是豆角秧下的漏網之魚——泛黃微皺，尚未全乾，即將成為種子，捏上去軟中帶韌，方能得她青睞，也最適合做蒸飯。據說蒸的時候不出水，吃着有嚼勁。

別家做蒸飯，多用麵粉，圖個省事。母親卻有妙招——用乾饅。是的，便是乾巴裂紋，掰開簌簌掉渣的才最相宜。她將乾饅泡在涼水裏，待吸飽了水，再撈出來，五指併攏，緊緊攥乾，散開則為濕漉漉的饅渣。

母親把「白不老」一根根拿起，拇指食指捏住豆角一端，順勢往下一扯，便撕下一條細長的筋絡。隨後，將它們淘洗乾淨，倒在案板上，切成碎丁，與方纔的饅渣混在一處，加鹽、五香粉，十指翻飛地拌勻。此刻，「白不老」碎丁與饅渣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竟分不出彼此。

然而，最妙的還在後頭。母親總要和一塊麵，擀成籠屉大小，鋪在最下層。我當時不解，問她何必多此一舉。她手下不停，只淡淡一笑：「傻孩子，這樣蒸不漏鹹汁，滲進麵皮裏，那才叫好吃呢。」後來，我方明白，這哪裏是怕汁水鹹汁，分明是貧寒歲月裏的主婦智慧——半點營養也不肯浪費。

待到籠屉上灶，水汽裊裊升起的時候，廚房裏便瀰漫着「白不老」特有的清香，混着麵味的甜香，一陣陣勾人饞蟲。

母親也不閒着，搗了蒜泥，兑上醬油、醋、芝麻鹽、香油，還有紅艷艷的辣椒油浮在碗裏，看着都覺得非常美味。

蒸熟揭蓋那一刻，白氣轟然四散，饅渣與「白不老」更



●刀豆角用來蒸飯別有風味。

AI繪圖

是你儂我儂，分不出誰是誰了。母親把蒸飯鏟進瓷盆，再把底下吸飽鹹汁的麵皮切成細條放進去。端起蒜汁碗，細細澆上去，香味便炸開了，鑽進鼻孔，勾人饞蟲。

等到母親分飯。她總要給我們姐妹多舀些豆角，給父親多一些麵皮，輪到她自己，往往只剩些饅渣拌蒜汁，卻還笑着說：「我就愛這口碎的，入味好嚼。」

後來，生活好了，我們也長大了，變成離家的雛鳥。暑假飛回家，母親做「白不老」乾饅蒸飯，會切些五花肉丁拌進去。肥瘦相間，蒸得透亮，油汁浸入饅渣與麵皮，吃起來越發美味。我們大快朵頤，母親卻怔怔地說：「還是從前的做法更有豆角味。」我緩過神，才醒悟過來，她並非不喜肉香，而是懷念當年清貧時候的兒女饒膝……

現在，母親老了，不常做「白不老」蒸飯。有時我買回鮮嫩的刀豆角，她反要搖頭：「這哪是『白不老』，這是『青不老』！還沒長熟就摘了賣，真是造孽呀！」她固執地認為，這些脆生生的青豆角，配不上「白不老」的名號，不是記憶中的刀豆角。

是的，當下無論超市還是農貿市場，已經難得一見「白不老」成熟的樣子！說來說去，都是蔬菜大棚惹的「禍」！畢竟，現在一年四季都能種植售賣，很多人習慣把青嫩的刀豆角稱為「四季豆」。

母親之所以頗有怨念，大概因為曾經當過菜農，深知「白不老」只有長到通體泛白，拇指粗的樣子，才是一茬豆角採摘的最好節點——體格壯，分量足，賣錢多；而且口感更好，既非青得生脆，亦非老得塞牙，處於「白」與「不老」之間，猶如女子二十七八的年紀，褪了稚氣且趨於而立……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）

## 空椅上的光陰

陳貞奇



●古色古香的椅子，蘊藏着光陰的故事。 AI繪圖

二奶奶家有一對古色古香的椅子，自我記事起，便靜靜地待在房間一隅。它們不像傢具，倒像兩位入了定的老僧，任時光在身畔流淌，自身卻緘默不語。那身刻滿的繁複花紋，在幽暗處溫潤地沉着，像積攢了許多不忍卒讀的往事。

去年春節初一，我去給二奶奶拜年。老屋拆遷後，她暫住在狹小的活動板房裏。四處堆着雜物，擁擠而凌亂，唯有那對椅子一塵不染地立在牆邊，在周遭的混沌中，撐開一小片不容置疑的秩序與尊嚴。

「大孫子，這椅子可有年歲了，比我歲數都大。」二奶奶見我目光流連，便顛巍巍地挪開擋路的物什。她的手撫過扶手，動作輕柔得像在觸摸嬰兒的臉頰，又像在試探一個易碎的夢。「這是我出嫁時的嫁妝，就剩下它們了。」她的目光倏地悠遠起來，像是穿過了，望向歲月的深處。「這椅子原是我老娘的嫁妝，傳給我娘，又傳給了我。」她絮絮地講着，聲音如蛛網，直到新一波拜年的人聲湧入，將那些碎片般的往事淹沒。

那對椅子卻自此在我心裏扎了根。後來，我再去，正遇上大叔也在。他見我仍瞅那椅子，便了然一笑：「你二奶奶的命根子，幾次搬家，別的東西可以磕碰，唯獨它們，得像請神一樣請進門。」陽光正好，潑灑在院子裏，二奶奶忽然提議：「把椅子搬出來，讓你們看個真切。」

斜陽下，木頭的紋理彷彿被喚醒，絲絲縷縷都活了過來，流淌着琥珀色的光。二奶奶的敘述也斷斷續續，像老唱片裏的雜音：「我娘出嫁時，家道就落了……外祖母把自己的嫁妝傳給了她……輪到我呢，兵荒馬亂的，飯都吃不上，哪有錢置辦新的？娘悄悄問我，願不願接她的嫁妝……」她頓了頓，揉了揉眼角，「出嫁那天，傢具搬出門，娘一直在抹淚，爹坐在門檻上，抽了一整天的煙。」我眼前彷彿看見了那個灰僕僕的送嫁隊伍，和坐在花轎裏、揣着母親一生不捨與時代惶惑的年輕姑娘。「四件嫁妝，就剩它倆了。你姑姑出嫁時，世道好了，全是新式樣，還有電視機。」她臉上浮起一絲笑意，那笑意很輕，卻像陽光終於照進了深井。

大叔俯下身，指尖懸在木紋之上，如同懸在一部無字的史書前。「瞧這弧度，老人們說，這叫官帽椅，盼的是舉案齊眉，前程似錦。」他的聲音裏沒有學者的確鑿，倒有幾分唏噓。「這些紋樣，麒麟送子，螭龍回首……好是好看，可也沉得很吶。一輩輩的念想，都壓在這木頭裏了。」他忽然轉向我，嘴角有一絲難以察覺的自嘲：「我跟你二奶奶說，現在誰還懂這些？放博物館裏也就是個物件。可她……她就是守着。」

二奶奶好像沒聽見，她只是伸出枯瘦的手，極自然地調整着椅子的位置。「這把在東，是上位；這把在西，是次位。」她在西邊的椅子緩緩坐下，身子微微傾向一旁，手指輕輕拍着東邊那把空椅的扶手，喃喃道：「你二爺爺，就愛在這兒曬太陽。」

她的目光落在空椅上，那目光如此溫柔，又如此恍惚，彷彿穿透了木質，正與一個看不見的人對望。午後的光線恰好在這一刻偏移，掠過麒麟的眼睛，那雕琢的獸眼竟似有了淚光。我心頭猛地一緊。先前覺得她守着的是歷史，是傳統；那一刻，我卻覺得這想法是何其傲慢。她守着的，或許只是一個習慣，一個她用一生養成的、關於他在場的習慣。這空，不是缺失，而是她全部情感的證據，是她世界得以完整的支點。

椅子的木紋在夕照下如河流般舒展，那些被珍藏的，被遺忘的，被言說的，與未被言說的一切，都在這無聲的光影裏，靜靜地流淌下去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）